



林森

作家林森： 人心与海 彼此丈量

■ 郑纪鹏

近年来，海南作家已经成为华语世界海洋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，海洋文学作品层出不穷，在国内文学界、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。《天涯》杂志主编、海南本土小说家林森被认为是新一代海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，海洋是他生命的底色，但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狭义的海洋文学，他其实更关注的是海洋环境包围下个体的精神世界与命运遭际。个体的内心世界成为他探索的另一种像海洋一样巨大而深广的存在，外在的海洋成了一种底色，成了结构小说的重要元素。

近日，“心海无界——林森海洋题材小说创作研讨会”在北京召开，二十多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，共同探讨林森海洋文学作品中的“人心和大海，各怀尺度，彼此丈量”的多种面向。

海南日报特别邀请诗人、作家郑纪鹏就此对林森进行了专访，深入探索林森笔下无界的心海。

从小镇到心海的超越

郑纪鹏：在你创作生涯的早期，无论是小说集《小镇》，还是长篇小说《关关雎鸠》《暖若春风》，都是呈现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小镇变迁，最近这几年，你目光投射到广袤的大海，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转向？

林森：变化是自然而然的。一是作为文学编辑，看过大量雷同的稿子，总想写点别人没写过的；二是作为写作者，有着走出舒适区、突破自我的要求。当然，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转向，事实上，有追求的写作者，总会试图在一篇新作品里，推翻前一部作品的局限。经过《岛》和“心海三部曲”，我目前对书写海洋已经没有多少兴趣，我还想变，还想有更新的发现。

郑纪鹏：这几年，你为读者带来了长篇小说《岛》和中篇小说“心海三部曲”（《海里岸上》《唯水年轻》《心海图》）等海洋文学作品，在写作的过程中，你是如何构建这一“心海”世界的？

林森：我想书写的，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海，而是经过大海这个空间塑造的人的内心。长期海上劳作之人，对时间的

感受、对灾难的理解、对日常生活的珍视、对情感的领悟等等，都极为特殊，我希望写出的，是这种不同的心理状态。这也是我把那三个中篇命名为“心海三部曲”而不是“海洋三部曲”的原因——心灵，永远是最大的，永远是写作中最值得聚焦的部分。

郑纪鹏：你常谈及苏东坡，尤其是他被贬海南，绝境之中依然保持“有生孰不在于岛者”的超越性目光，你的心海无界的海洋文学创作，是否与苏东坡存在精神上的呼应？

林森：我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写过一部苏东坡被贬惠州、海南的长篇小说，本已进入出版环节，版都排好了、封面都设计好了，但我撤稿了——我觉得当时的我，根本写不好老年的苏东坡，学识与经验都不够。我一直觉得不让这本书出版，是很正确的一个选择，避免了我后来的后悔。但那段写作经历，让我对苏东坡有了一定了解，他的那种既生活于日常，又在精神上超迈的洒脱，给了我很多启发与感染。在书写“心海”系列作品的时候，我总是会不自觉地用一种更宽阔的目光来看待人、物、事，这种大的目光，正是来自那个让人“安心”的苏东坡。

“海洋”和“新南方”的深蓝成色

郑纪鹏：作为“海洋文学”“新南方写作”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你认为“海洋”“新南方”应该如何有机结合？

林森：海洋本就是“新南方”论述里很重要的一个特征、一个指向。当然，这并非说“新南方”囊括了“海洋”，而是说，在近年的文学论述里，这两个说法本就是互相纠缠彼此交融的——这两者都蕴含着某种撑破旧有文学格局，别开新局的追求。

郑纪鹏：你是作家，也是《天涯》杂志的主编，从编辑的角度出发，你觉得哪种海洋文学才真正具有深蓝的成色？文学杂志应该如何助力海洋文学的再上新台阶？

林森：我所认为的海洋文学，应该是作为书写对象的人，拥有了某种海洋思

维、海洋心理，而不是把大海当作一个猎奇景观。文学刊物，要保持自身的敏锐度，要不断发现文学的新变，要创造机会，让处于某种萌芽状态的创作倾向，真正破土而出。

寻找海洋文学的新支点

郑纪鹏：在研讨会上，诗人李少君指出，你的海洋题材小说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海上劳动与安居乐业的关系，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方向。你觉得海洋文学在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应该如何寻找新支点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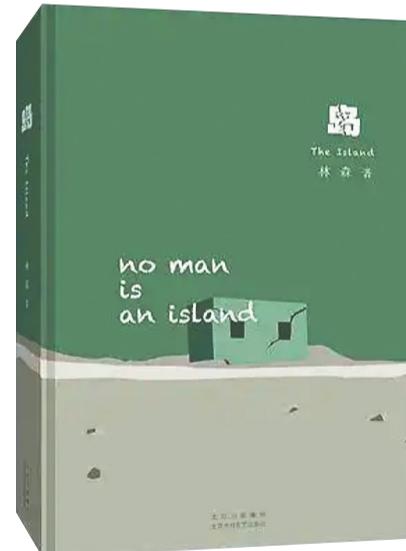
林森：大多数时候，文学并不能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。文学的讲述本身，具有记录、封存、传播、争辩的功能，对于文化来讲，这样的讲述当然很重要，但不能完全把文学给工具化，一下子给它一顶那么大的帽子。在我看来，中国作家对土地的书写已经太多，但对海洋的书写，才刚刚开始，有太多值得深挖的地方。这些故事里，有着我们中国人的劳作与泪水，但在写之前，不能让自己背负这么沉重的负担，否则一定写不好。■



林森作品《唯水年轻》。



林森中篇小说《海里岸上》原发《人民文学》。



林森的长篇小说《岛》，关注个体的生存与生态的变化。



王婉中篇小说《噼里啪啦》聚焦海洋文学主题。

本版图片均
由受访者提供

诗性文心海上来

■ 郑纪鹏

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在他的《珠崖》一书中说，海南岛“像一颗精美的绿宝石悬挂在南端的海岸”。海南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底蕴深厚的海洋文化，无疑是海洋文学的“富矿”。

苏东坡的诗句“无限春风吹海上”，非常恰当地形容了近年来再造文学的“海上海南”、海洋文学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文学现象。

《人民文学》2021年第10期聚焦海洋文学主题，林森的《唯水年轻》、王婉的《噼里啪啦》和植展鹏的《西沙手记》，三位海南作家的作品在《人民文学》“集体亮

相”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快意雄风海上来，海南的海洋文学作品亦如海上雄风，层出不穷：林森的长篇小说《岛》和中篇小说“心海三部曲”（《海里岸上》《唯水年轻》《心海图》）、邓西的长篇儿童文学作品《鲸歌岛的夏天》《深蓝》、李焕才的长篇小说《岛》、乐冰的长诗《祖宗海》、陈吉楚的诗集《岛岛岛》、报告文学集《无限春风吹海上》、南海题材文集《南海故事集》、海南本土作家作品集“海贝文丛”（包含倪俊宇散文诗集《椰风或潮声》、陈波来散文诗集《入海口散章》、文博诗集《时间之水漫过额头》、

黄昭龙长篇小说《刺河豚寻宝记》等）相继出版问世。

这些海洋文学作品，在描写与海洋相关的现实场景的同时渗透着海洋精神，在国内文学界、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。

此外，海南连续举办了两届规格高、跨学科、跨代际的新时代海洋文学学术会议；海南省海洋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挂牌成立；发布了《繁荣发展新时代海洋文学倡议书》……海南，正在朝着建设海洋文学高地迈进。■